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曾祥明, 李欣悦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向更高层级跃升的产物, 对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特定功能。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三大核心特征, 从这些重要特征出发, 不难看出新质生产力对教育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 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 教育、科技、人才所展现的潜力逐渐凸显, 教育也将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在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开放性、创新性、人本性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有效分析的基础上, 准确把握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境, 并以新质生产力作为突破困境的解决之道, 通过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多项要素资源以提高新质生产力转化能力、深化新质技术研发推动乡村教育创新转型、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人本内涵宣传力度以加强人本性教育层面落实, 不断开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教育高质量发展; 内在逻辑; 实践进路;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G 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5) 03-0001-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3]¹³在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 新质生产力更是成为两会的热点词汇, 其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凸显, 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再次指出, 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这一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这既是未来经济工作的重要任

务, 也是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长期决策。自“新质生产力”概念首次提出后, 习近平总书记就此议题发表了一系列深刻阐述, 系统性地解答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及其发展路径”的重大课题, 为新时代背景下加速科技创新步伐、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科学方向, 此外, 这些论述也为我们提高政治站位, 深入理解新型生产力的核心意义, 全面把握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乃至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这一综合体系被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点。教育作为培育人才的主要途径, 不仅是知识的发源地、科技创新的摇篮, 也是杰出人才汇聚的中心, 同时还是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枢纽和结合点,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教育已由规模扩张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 2025-02-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23ZDA012);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研究”(24LLZZA098); 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2024年面上课题“价值·特质·路径: 行业一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层次人才选育研究”(BJGJ202404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习近平新型职业农民观研究”(2023SKPYMY03)

[作者简介] 曾祥明(1984—), 男, 江西吉安人,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 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越崎青年学者”, 北京市“国家创新治理青年学者”, 教育部“全国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专家组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4]。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体系。2024 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发出了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的重要指示^[5]。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演进正驱动着教育理念、目标设定、内容构建、方式革新及治理模式的全面转型,使教育领域呈现出崭新的形态。由此观之,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自 2003 年首次召开全国乡村教育工作会议以来,国家对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有针对性地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少年儿童教育机会不平等、青年就业机会不均等挑战。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了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动力源泉。展望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劲推动下,乡村教育将朝着更加均衡、普惠、创新的方向稳步迈进。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的生产力质态,已有学者对其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获得了卓有价值的成果,总结来说,新质生产力具有创新驱动性、绿色低碳性、开放融合性以及人本内蕴性^[6]。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7]从现有研究可知,新质生产力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这一关联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作为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在推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大有可为,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在对新质生产力开放性、创新性、人本性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有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困境,提出不断从新质生产力转化、创新能力提

升、人本性落实三个方面针对性发力,开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8]。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生产力与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联机制。二者作为相互依存、相互驱动的统一体,教育以新质人才培养为基点、以科技创新为介质、以高附加值产业孵化为末端,在塑造人才、造就智慧、激发创造力的过程中直接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7]。这一重要论述表明,教育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战略性作用,发挥独特功能。同时,新质生产力以其开放融合性、创新驱动性以及人本内蕴性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学资源配置产生深远影响(见图 1),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造等应用,为教育构筑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基石,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生态和实践平台,确保学生能够掌握最新的科技动态和应用技能,更为学生追求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力之间的良性循环与协同进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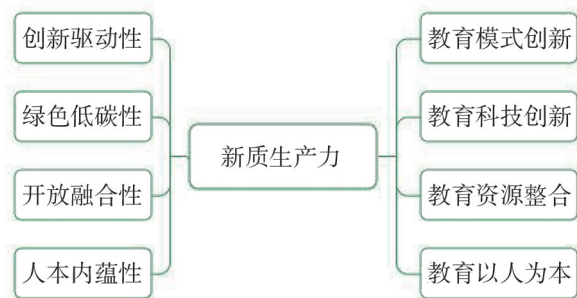


图 1 新质生产力特性及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机理

(一) 新质生产力的开放融合性,孕育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展现出一种跨越性的蜕变,它挣脱了传统生产模式与思维框架的束缚,跨越了传统地理界限的局限,进入了一个超越场域维度的全新境界。在此维度下,不同产业与

行业间的隔阂被彻底打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这一过程得益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以及深地、深海、深空探索等新兴领域的现代技术突破,加之各类创新型基础设施的强力支撑,共同构建了一个涵盖天、地、空、网等多维度的立体互联网络。在此开放且广阔的场域中,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快速而深入的拓展、延伸与融合跃迁,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

在教育领域的视角下,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可归纳为教育主体、教育对象、教育目标及教育内容四大支柱。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开放性与融合性,在教育领域内尤为显著,其影响深刻地体现在教育四要素的优化升级,以及教育内容的创新、教育方法的革新与教学资源配置的优化三大方面。新质生产力聚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学客体进行变革,极大提高了教育的质量,进一步激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它体现在教育内容的持续更新与跨学科融合的深化上,促进了知识的广泛交流与深度整合,为培养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作为新质生产力三大核心要素之一的数字要素,以其独特的非稀缺、非损耗及非排他性属性,在与其他生产力要素的协同作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数据要素+教育”的融合模式,通过深度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创新性地推出了智能学伴、AI助教等个性化、高效能的教育应用模块,这些新应用不仅优化了教育服务的品质与效率,也将塑造新的学习模式,深刻改变教育系统的运作机制^[9]。如,团溪镇中心学校利用VR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提升教学效果,学生能在两三分钟内直观了解蝴蝶从卵到成虫的完整生命周期,提高了学习效率。最终,协调性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与必要条件,其范畴超越了单一地域发展的范畴,涵盖了生产力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间的和谐共生,这一原则在教育资源配置领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新质生产力的协调特性能够精准施策,有效应对高等教育布局失衡、地区教育资金分配效率低下、教育基础设施发展不均等挑战,为构建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续的教育生态系统提供坚实支撑。

(二)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性,承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性也是新质生产力的特性之一。科技领域的革新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精髓展现,更是引领传统产业蜕变升级,奠定坚实产业基石的关键力量。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创新展现出强大的穿透力,它深度融入并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利用数字技术为资本与劳动要素注入新活力,显著提升其边际贡献率。具体而言,通过产业金融与数字金融的深度融合,资本被更有效地引导至新兴产业领域,而企业则依托数字化战略,积极转型其资源配置与商业模式,全面迈向数字化转型之路。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科技+”战略的强大协同效应,更促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向创新密集型的根本性转变,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推进到教育层面,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格局,知识创新的步伐显著加快,给教育带来全新挑战和机遇,合理地利用人工智能、数字化等创新要素赋能教育,重视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和开放包容品质,推动跨文化交流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4]179}。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数字化在构筑教育强国蓝图中的导向作用,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设计了清晰航道。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效应在教育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中尤为凸显,具体体现于两大维度:首要在于对受教育者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和提升。当前,我国在教育数字化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面对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引领的产业革命浪潮,中国正稳步迈向国际舞台前沿。身处信息爆炸、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锻造学生的思考能力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灌输式、输入式的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给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成为重中之重。其次,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这一趋势又进一步推动了学科体系的革新与交融,学习内容日益展现出跨学科、综合

性的特征,促使学生视野更加开阔与包容。近年来蓬勃兴起的新型职业农民“田间学校”就是很好的案例。“田间学校”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技术培训和实践指导的场地,不仅使农民掌握了新质技术,还实现了增收。在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教育体系亦需紧跟时代步伐,灵活调整,以培育出能够引领未来生产力变革的活跃因子——即具备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未来劳动者,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 新质生产力的人本内蕴性,迎合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

人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生产力演进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62},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广泛涵盖了物质文明层面、精神文明层面、生态文明层面、个体价值实现层面、社会治理参与层面等。作为生产力的最新形态,新质生产力功能在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强调发展的质量导向,而衡量质量的关键标准就在于是否有效契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观之,新质生产力的质量导向深刻蕴含着人本精神,其视野覆盖广大民众,而非局限于少数群体,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内在质量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资源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上,更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性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上。

高质量教育就是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培养更好的人为目标,以自我现实、自我超越为本质核心,人人潜能得到发挥,人人都能贡献社会。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它使得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由水电、机械等旧基础设施建设迈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5G网络基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乡村的物质环境得以改善,而物质的全面丰富会给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思想带来质的提升,这深刻揭示了新型生产力所蕴含的人本特性与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人本内涵对于驱动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显著作用体现在双重维度:一方面,随着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多元化和精细化,社会各领域的需求层次显著提升,这不仅加速

了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的跃进,同时也对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标准。由此,劳动者的教育体系也会趋向全面且深化,旨在全方位促进人的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将贯穿始终。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本身内含人本导向性,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内在质量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资源和技术能力的提升上,更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性以及生产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上,将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促使高质量教育更加聚焦于培养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个人兴趣与潜能开发,实现从群体性教育向个性化、全面发展教育模式的深刻转型,确保每位受教育者都能获得充分关注与成长。近年来,许多县镇响应《全民阅读“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与《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积极打造智慧阅读空间、“农+书屋”以及“书香小镇”等文化场所,不仅起到了村民自我教育的功能,还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使乡村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本身具有实践的性质,表现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上,正是因为它的实践性,它在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以其创新性、开放性和人本性不断赋予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我国共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超过20万所,但随着出生率下降,乡村教育规模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尽管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接近100%,但互联网普及率有待提升,且数字基础设施与城市有较大差距,同时乡村地区的社会教育资源也相对匮乏,缺乏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教育设施。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包括生产力转化效率不高、创新驱动动力不足、人本理念实施滞后等困境,这些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质生产力的效能发挥,构成了其在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遭遇的实践瓶颈。

(一) 生产力转化能力欠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资源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新技术的颠覆性飞跃、生产要素的创造性整合、新

兴业态与行业的持续涌现、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全面完善等,然而,当前乡村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尚显滞后,其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催化效应亦颇为有限。若新质生产力无法有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效能,那么教育领域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困境将难以得到根本性突破。

新质生产力的转化能力欠缺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乡村科技难以实现革命性突破。在国家宏观战略视野下,我国展现出对数字教育政策导向的鲜明态度,教育体系各级政府部门也相应提出了教育科技化的具体目标,数字信息技术与教学流程的深度融合,是当今教育信息化与改革的目标,在过去十年里我国不遗余力地加速推进数字教育基础设施的广泛构建与升级,为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并绘制了2020至2023年城镇与乡村互联网普及率折线图(见图2),折线图上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增长还较为缓慢且城乡数字化发展还有较大差距,部分乡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由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难度大、开通网络业

务成本高,短时期内难以实现教育的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鉴于乡村地区技术基础的局限性及科技日新月异的更迭速度,数字教育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管理面临挑战。虽然部分乡村学校已经配备了数字化教学设备,但设备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率不尽如人意,存在“重建轻用”的现象,这也与网络条件限制和师生数字化技能素养不足有关。二是数字化教育资源的配置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具体体现在城乡学校在资源获取与利用效率上的巨大鸿沟。回顾过去十年,尽管全国各级教育部门积极响应数字教育战略,大力推进教育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旨在增强教育环境、提升办学设施、扩充信息化软硬件资源、深化教育信息化进程,然而,这一进程在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并未获得与城市同等的成效,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还深入到师资力量、教学内容、课外活动等多个方面。有数据显示98%的城市学校开通了智慧课堂,而乡村学校覆盖率不足20%,同时,受环境、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城市更容易吸引高素质教育人才。此种资源配置的失衡不仅制约了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也阻碍了全国教育质量的整体性提升。

2020年至2023年城镇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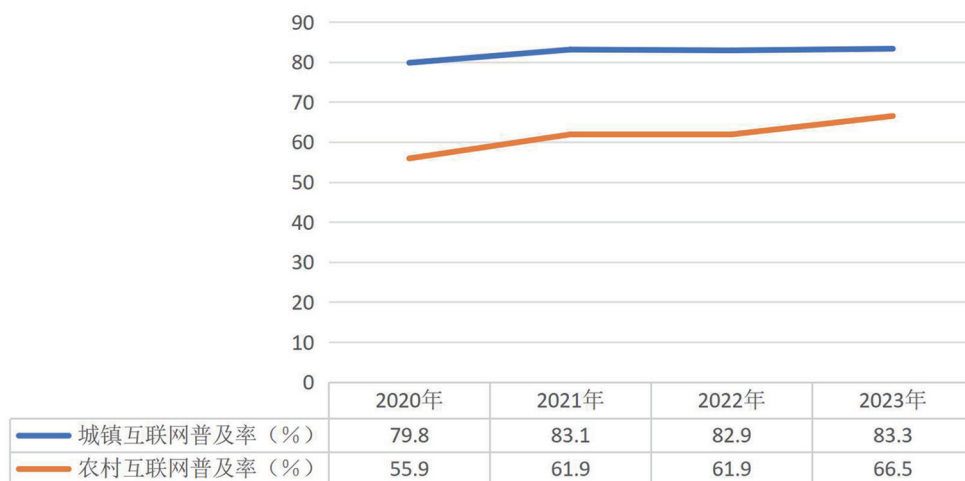


图2 2020年至2023年城镇与乡村互联网普及率折线图

(二) 创新力支撑力度不足: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技术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0]进入数字时代,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为何教

育、如何教育、教育什么,均亟待全新视角的审视与重构。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上海期间,会议围绕“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主题,旨在深度剖析并促进全球范围内数字教育领域的变革进程与国际间的合作交流,共同绘制数字教育未

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11]

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数字技术发展迭代，乡村教育领域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日益凸显。然而乡村想要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需逐步摆脱低层次的知识型资源简单聚合与共享模式，转而聚焦于构建高技术集成度的教育体系，强调体验性、互动性、沉浸感及探究性教学服务的系统化整合与应用，以适配并引领乡村教育的新时代变革。当前，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创新驱动动力不足，这主要归咎于两大因素：首先，相较于城市，乡村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步伐显得迟缓，技术专业人才资源稀缺，进而削弱了科技对发展的支撑能力。具体而言，部分乡村地区显现出教育科技密集度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创新型与技术高超型人才供不应求，且大多地区缺乏先进的科技教育设备，学校的实验室设备、实验耗材和教学工具更新缓慢，难以满足现代科学教育的实践性与探究性要求。例如，固始县张广庙镇第一小学的教师只能利用生活中的常见物品制作实验道具，用饮料瓶制成“水火箭”发射升空、用吸管做成“空气马达”急速旋转等。其次，乡村科技创新驱动机制的构建尚不完善。表现为科研活动与乡村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割裂，科技创新的效能与层次有待提升，同时，乡村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显著不足，且投资分配模式不够合理，相较于农业生产领域，教育领域的投资比例较低。目前，我国广大乡村地区普遍面临教育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及数字化水平相较于城市显著滞后，乡村教育的发展深受人口老龄化与专业人才匮乏的双重制约。尽管国家层面已对数字乡村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重视，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显著，技术难题的破解之路依旧漫长且艰巨，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在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方面的不平衡状态。

（三）人本性落实融入滞后：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思想困境

在工业化时代，全世界的资本家都曾面临一种困境：那就是工人破坏机器的现象。深究此现象

根源，实则是人性关怀缺失的直接反映。教育也是如此，当前对于教育乃至人文领域过度标准化的追求，正悄然构筑起一种窘境：僵化的评估机制、机械化的教学范式及千篇一律的培训模式，皆与教育应有的人文关怀渐行渐远。若此类标准化措施仅服务于管理便捷，而未能依据具体情境灵活调整，则无疑将桎梏教育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由于新质生产力注重科技的创新与运用，教育领域尤其是师生群体，往往会面临技术过度依赖的风险，即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导致教学活动偏离既定目标，过分聚焦于技术操作而非教学实效，从而削弱了教育的本质目的与初衷，此现象归根结底是数字素养匮乏导致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科学技术视为教育的唯一驱动力，从而忽视了教育本质中的人文关怀与个体发展的核心地位。诚然，低层次的智能化教育模式能够迅速培养出技术操作熟练的学生群体，然而，这类模式因缺乏激发创新思维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土壤，所培养的人才难以符合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对具备高阶思维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这种对技术应用的过度推崇，往往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被边缘化，学生则可能经历从传统的“师道尊严”依赖向“技术工具”依赖的转变。他们倾向于过度依赖搜索引擎及各式科技工具来解答疑惑，而非培养起独立思考、自主进行信息甄别、筛选及能力深化的习惯。二是乡村数字人才与科技人才的匮乏，使得数字素养的培育成为短板。数字化与智能化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要求乡村教育必须紧跟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步伐。然而，当前乡村教育体系对学生数字化能力与信息技术应用技能的培育力度显然不足，尽管全国有超过五成的省份开设了科学类地方课程，但乡村地区的科学课的开设率依然较低，且乡村教育仍面临专业师资短缺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专业学科领域，如小学科学教师兼任比例达65%，导致学生掌握前沿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技能及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若学生知识体系的更新速度难以匹配新质生产力对创新思维与新技术能力的迫切需求，则容易陷入技术陷阱。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当前，我国正立于教育转型的十字路口，互联

网2.0与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不仅是教育工具的革新者,更是深刻驱动着教育供给模式、组织架构、教学模式及人才培养体系的全面革新,对知识的边界、学习的方式乃至教育的核心价值进行了根本性的再思考与重塑。置身于数字化浪潮之中,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无疑为教育质量的飞跃铺设了道路,但教育的转型深化之路布满挑战,尤其是乡村地区,其迈向高质量教育的步伐相较于城市显得更为蹒跚,遭遇了技术瓶颈、人才短缺及观念滞后等多重难题。鉴于此,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聚焦于技术难题的突破、专业人才的有效引进以及教育观念的深度革新,通过这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促成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组织形式的灵活调整、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升级,最终实现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深刻蜕变与繁荣。

(一) 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弥补数字教育鸿沟

面对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资源匮乏、城乡差距大的困境,需要从资源供给和技术提升两方面下功夫。技术提升是弥补“教育鸿沟”的有效途径,其核心在于强化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的升级与优化配置。依据教育部2021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目标直指至2025年,构建起结构优化、效能卓越、安全稳固的新型教育基础设施体系,并依托持续的技术迭代、设施更新与建设深化,确保教育发展的长远性与全面性。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不仅是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一环,更是信息化浪潮下驱动教育深刻变革的核心引擎,对于加速教育现代化进程、筑牢教育强国基石具有战略意义。为此,要从“治本”“治标”两个维度,网络、信息服务、传统基础设施三个方面,为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12]。乡村教育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国家公共通信资源,构建覆盖广泛、联通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的专用教育网络,建设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接入,同时提高校园网络设施的利用效率,推广电子教材、在线课程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减少纸质教材的印刷和运输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可获取性和更新速度显著提升校园网络性能,提供高效、便捷、环保且安全的网络环境。同时,乡村教育部门应积极争取资金支持,打造出一个互联互通、功能完备、协同高效的“智慧教育”综合平台,助力管理者科学管理、教师精准教学、学生个性学习。在

资源供给的维度上,应聚焦于缩减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为有效缩小区域间的资源差距,需巧妙整合城市资源,特别是城市高校的优势资源,实施资源有效转移策略,乃至开展精准的一对一援助计划。进入2024年,国家层面推出了“慕课西部行计划2.0”,该计划不仅涵盖了19.8万门慕课及个性化定制课程,还惠及了西部高校的约5.4亿人次学生,彰显了国家对于教育均衡发展的坚定承诺。与此同时,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国家本年度内启动了首期数字支教创新实践项目,该项目为来自1.4万名乡村中小學生提供了超过2500节的科普知识与艺术启蒙课程,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学习体验。数字教育正让更多优质资源突破时空、联通城乡、跨越山海,以教育公平增进社会正义。此外,乡村教育体系亟需实现自我革新与提升,这要求从组织框架的重构、教学范式的转型、以及教育机制的全面审视等多维度进行自我审视。乡村教育部门应当深刻洞察数字时代背景下教育本质的变迁与未来演进的趋势,主动适应并引领这些根本性的变革潮流。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致力于现有教育实践的优化与完善,更需秉持创新精神,积极鼓励并扶持教育领域内的转型尝试,从而为塑造教育的美好未来贡献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 强化新质人才培养,形成应用人才优势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看人才实力。乡村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人才短缺瓶颈主要归因于两大方面:一是乡村地区对新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难以引入新鲜血液;二是既有教育发展模式未能有效促进新型人才的培养,进而制约了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审视乡村教育机制,要破解这一高质量发展难题,关键在于将新质技术深度融入包含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教育体系全链条之中,形成协同育人的新格局。一方面,在学校教育层面,要构建学段间顺畅衔接与学科深度融合的机制,通过实施个性化教学路径,为学生铺设一条从基础至高等教育的连贯成长道路。这要求乡村教师采用跨学科整合、学科交叉融合等策略,促进学习内容的有机整合,旨在培养学生具备跨学科知识框架与创新思维能力。其次,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重要桥梁,也应积极参与新质人才的培育过程,通过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等模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确保培养的人才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应着力在社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建设数字化学习空间,使社会教育更具有普惠性。政府也应积极探索与教育机构和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共同开发适合社会教育的数字化课程、视频、音频、电子书等资源,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层面源源不断增强培育新质人才的培育力度和水平。例如,芜湖市在乡村学校推广智慧课堂教学,让乡村学校师生借助智慧场景共同成长,促进了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除了通过提升自身人才培育的水平来满足新质人才需求,乡村亦可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引进策略,如优化“三支一扶”招聘机制、设立成长基金,为引进的人才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打破户籍、地域、身份等人才流动的桎梏,开辟人才绿色通道等措施吸引新质人才,既要聚焦“高精尖”科技人才及引领创新前沿的领军人物,也不容忽视那些能够灵活运用新质技术,为教育革新注入活力的新型教育专家,以确保教育生态的活力与可持续发展。

(三) 转变教育发展理念,突出人本教育目标

当下,乡村教育缺乏自主创新,主要表现为:重知识、轻方法;重应试、轻应用;重精神、轻大众;重书本、轻创新;重共性、轻个性。随着科技的迅猛进步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教育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但这也导致许多教育工作者落入“数字陷阱”之中,一端是盲目追求数字技术应用的极致,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另一端则是对数字技术持过度保守态度,拒斥其在教育教学中的合理应用。这两种极端倾向均偏离了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同时也违背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秉持的人本精神与个性化需求导向。因此,如何在乡村教育中平衡传统与创新,融合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人本主义教育理念作为一种新兴思潮,其核心聚焦于对个体独特性的深切关怀与尊重,正逐步成为教育领域的主流趋势。人本主义不仅深刻内嵌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理念之中,更是推动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标。为了避免教师和学生陷入“数字陷阱”而背离教育人本性初心。因此,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教育工作者亟需深化数字素养,并坚守价值引领,勇于担当数字时代的责任。首要任务是,将提升数字素养置于教育工作者自我完善

的核心议程,确保数字思维深入人心,成为思维方式的基石。这要求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教育工作者数字素养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规划,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和实施方案,确保培训活动的有序开展,进而持续更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观念,促使教学理念与方法同频共振于技术的演进。其次,教育工作者应勇于打破传统教学的思维桎梏,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自主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意识,以数字化思维为引领,将其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教育工作者更应加强教学反思,定期审视自己的数字教学实践,深入评估数字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有效性及其对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最后,强调数字素养与人本精神的深度融合,明确数字技术应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秉持“学生中心”的原则。教师在运用数字技术时,需细致体察学生的情感世界、心理健康及人格塑造需求,主动承担起引导数字应用方向的社会责任,从而最大化地发挥数字技术对于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3-09-09 (1).
- [2] 黄鑫. 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 [N]. 经济日报, 2024-06-19 (9).
- [3] 经济日报社.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 (202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4] 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 (2024)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3.
- [6]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 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 [J]. 改革, 2024 (2): 15-24.
- [7] 人民日报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 (1).
- [8] 刘震, 周云帆. 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 内在逻辑和重要着力点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4 (9): 5-16.
- [9] 李艳燕. 科技赋能教育创新: 学习环境的变革与升级 [J]. 学术前沿, 2023, 10 (20): 73-79.
- [10]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

- 社, 2022: 34.
- [11] 姜玉峰. 以教育数字化转型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N]. 光明日报, 2023-08-28 (6).
- [12] 曾祥明, 胡元.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点与
- 发展进路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43-53.
-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The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ZENG Xiangming, LI Xinyue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produc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o a higher level, and they have specific functions in driving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High technology,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constitute the three core feature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From these important featur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otentia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and education will also have a positive feedback effect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must give a strategic priority to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eeply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empower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Based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logic and effective analysis of the openness, innovation, human natur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the author accurately grasps the current dilemma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enabling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and tak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solution. Through e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multiple factor resources, we can improve the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ep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deeply promote the publicity of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nature education, thus constantly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strategies; rural revitalization